

■新作聚焦

孙惠芬长篇小说《寻找张展》:

寻找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

□张驰

在我看来,张展似乎更像一个找寻与践行家族魂脉的使者。小说折射其实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许多追求展翅高飞的现代人在躲避家族故土的“穷滋味”时险些丢了本真与“魂脉”。这种有意无意的“躲避”有多少违背了事物顺常发展的自然规律,而铸成了巨大的人性缺失?温暖的是,这种缺失在小说中找回了,他化身为张展。

生物学里的“遗传”是基因的传递,除了外貌特征等可以精确量化研究外,还有什么是可遗传的?那些人文的、无法进行实验研究的、家族间的相似性往往让科学家头疼,虽然证明不出来,但它们的确存在。孙惠芬新作《寻找张展》(《人民文学》2016年7期,春风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带来的思考是复杂的,有代际的冲突与理解、成长的幽暗与挣扎、官场的强盛与世俗以及家族根脉的漠视与传承等等。读完放下,拾起又读,脑子里抹不去、反复浮现的却是“遗传”的问题。作品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个家族魂脉的苏醒与绵延不绝的吸力,某种人文的东西似乎也发生了“遗传”。

这种“遗传”主要体现在张展和父亲的关系转变上。张展有伸张和展翅的意思,容易让人联想到飞鸟与飞机,这点开篇即提。父亲死于空难,而在张展后期在奶奶家摸寻父亲生前的事迹时,发现父亲当年雕刻在木制家具上的“展翅”字样与麻雀图形。张展、飞鸟、飞机、展翅、麻雀……这些词本身就串成了故事,而潜藏在其中的意义更是无边无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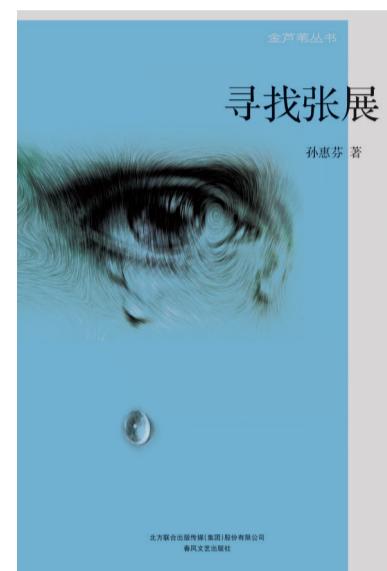
上部“寻找”中,作者在他人的视角下埋下了很多疑问:张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家人亲戚眼里的他,叛逆、滥情、不学无术到无可救药,可朋友、同事看到的却是善良、温情、通情达理的另一面。他和父亲决裂了,可后来却做了个以“父亲”为主题的画展,还在父亲的眼睛里画满了小草和小鱼。而下部借助“张展”的自述,作者道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无论是旁人眼中的“坏孩子”还是张展眼中的自己,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对自由的渴望,始终坚守灵魂与内心的澄澈,读到最后会发现,

这些特征其实是对家族本真的一种回归。从张展自身成长的过程来看,他其实更像是只孤独的小麻雀,无力弱小的身体下始终喷发着一种强大的耐力,他想要展翅飞翔。

再看父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被世俗到病人膏肓的妈妈左右,仕途道路上一帆风顺,而呼风唤雨的权势已达到了“展翅”的高度。但这种权势和影响如同乌云一般,笼罩了张展从童年到青年的整个成长过程,对此,他并不享受,反而和父母背道而驰。小说里,父亲好像从来都没好好跟儿子有过任何一点温存,在他眼里,好像儿子的所有成长内心都可以轻得忽略不计,但成长结果必须是沉甸甸的“成功”。毫无亲近感的父子相似之处呢?

随着父亲空难的到来,回家哀悼的张展自然而然地被牵进了一张网,这张网就是父辈家族的根脉,于是,那个本真的父亲在奶奶的故事中渐渐浮出水面。父亲生前为迎娶妈妈亲手打造的家具,在妈妈眼里就是土里土气的“穷滋味”。张展细细抚摸家具,努力思考父亲在母亲不让家具进门后做的心痛举动时,发现在家具的隐秘处刻有两个字“展翅”,还有一只蹲着的麻雀。他恍然间读懂了父亲:内心本是做一只守着家门自由自在的麻雀,可为了家族和爱情却不得不违背初衷选择出人头地。父与子的冲突再此化解,奇妙的是,父亲精湛的手艺和细腻的心思冥冥中好像传递给了张展,演变成了他精湛的画画技能。父亲一辈子难圆的梦想其实并未破碎,转而在儿子这里得以幻化、苏醒。

说起张展的个性与梦想,有推力也有阻力。那些伴随他成长过程中的玩伴,梦梅、月月、黑脸男孩、斯琴,每个人的出现都



有上一个人的影子,那个影子之所以时时相伴,因为它是张展心底最珍贵、最纯澈、向往自由灵魂的一部分,这些人物的出现与离开是张展性格形成的推动力。而妈妈、爸爸、交换妈妈、舅舅这些至亲的人所带来的世俗观念是张展最为痛恨的,在张展追逐梦想的路上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阻挠着。他们阻挠得越多,反而更加助推了张展往相反的方向行进,朝着自由与梦想大步向前。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充实着,他执拗地冲破各种牢笼坚守着自己的梦想,也许这种力量就是家族魂脉的强大吸力。

在长辈看来,张展的各种行为尤其画降低了他们为官的身份,卑贱而低下,连父亲都在极力阻挠。可绕躲躲,他最终还是坚持选择了美术专业,一直在守护自己的内心。读到后边才明白,他守护的哪



是自己,也是父亲,是家族的根与叶。再如,妈妈极力阻拦张展沾染奶奶家的“穷滋味”,她无论怎样抵制儿子吃土豆饼,但同样绕了一圈,土豆饼的香气还是从街上陌生黑男孩的手里飘来荡去,魂牵梦绕的让张展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制作土豆饼,后来又用土豆宴治疗了特教学校里一个个受伤的灵魂。这哪是土豆饼,那是家的滋味,这似乎更接近于家族魂脉的召唤。画画和土豆饼只是一种家族魂脉的表象,而上代人丢失的魂脉总要在下一代苏醒和“遗传”下去,代代绵延不绝。

在我看来,张展似乎更像一个找寻与践行家族魂脉的使者。小说折射其实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许多追求展翅高飞的现代人在躲避家族故土的“穷滋味”时险些丢了本真与“魂脉”。这种有意无意的“躲避”有多少违背了事物顺常发展的自然规律,而铸成了巨大的人性缺失?温暖的是,这种缺失在小说中找回了,他化身为张展。

文末依然让人思考,一直坚持“本我”的张展随着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加深,反而陷入了自我迷失——他突然不认识自己了。一个人的本真在世俗情境下能够坚持多久?家族魂脉的吸力究竟有多大?如何在物欲横流的俗世不失本色的清澈的活?里面有作者的担忧,更有意味深长的劝慰。

■创作谈

《寻找张展》对我来说算是天外来客。2014年5月,《后上塘书》的写作进入尾声,出版社朋友打来电话,说要我写一部关于大学生志愿者的小说,有原型。我听后觉得好笑,我怎么可能去写命题作文?再说,手头的长篇耗尽心血,四五年内我不打算再写长篇。还好,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立即表示理解。可在结束电话时,不知为什么我跟了一句:“这是一部救赎小说。”就是这句话惹来麻烦,长篇完成不久,朋友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用我的名字报了选题。这次我有些急了,不好意思发火,只有说报了选题也不写。还好,朋友还是表示理解,还是同意不写。然而就是这一天,事情有了变化,和在美国读书的儿子聊起这件事,儿子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妈妈,如果一件事儿毫无道理地在后边追着你,就一定有它的道理,或者隐藏了什么秘密,你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为什么不可以写一下我们“90后”?

回头看,我找到了那个没有道理的道理——我说出了“救赎”二字。当时脱口而出,是我不认为志愿者是个简单的高尚行为,一个大学生如果高尚到能天长地久地去做一件事,一定有生命遭遇的引领,一定是遭遇深渊的本能需求,如同一个落水者攀住石壁。可一个大学生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深渊?事实上,在儿子的暗示下,我已经在向一部小说靠近。因为我已经在思考。

2014年11月,与一个记者朋友见面,期间她带来朋友,说读过我的小说《致无尽关系》。席间,就剩我们两人的时候,那朋友跟我说,他大学最好的同学也读过我的《致无尽关系》,可他在法航447空难当中去世。我当时惊得头皮发麻,因为我知道他!当年小说发表并转载,我在网上读到一位鞍钢人写的博客,说他在本钢工作的朋友就在法航447飞机上,临行前推荐他读《致无尽关系》。我震惊,一是就像小说里写的,当你发现一个空难去世的人和你有关系,仿佛从某个已故人身身上翻出与你有关的遗物,但重要的是,就在那一瞬,我感到我的生命正在发生一桩奇遇,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大学生的命运深渊:他父亲遭遇空难,而他,之前好多年一直叛逆父亲……

这就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灵感的种子一旦跌落土地,完全由不得你想象。这也是道理背后潜藏着的秘密,你从没想写什么“90后”,可是当一个深陷命运深渊的大学生尾随一个读过你小说的人向你走来,你不得不迎上去,不得不跟他一起走回他生长的年代……

小说写了5个月。这5个月,侄子生病在大连住院,年老的母亲身心衰退到家里伺候,每天都在亲人病痛的煎熬中,可每天都能写下至少一千字,仿佛一脚踩进储藏着优质矿石的矿脉,欲罢不能。期间倒是经常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可是每到这时,又总有奇迹发生,比如张展父亲空难去世没有遗体,家人又要与遗体告别,我的想象力就一下子短路,可在那一天,一位朋友从沈阳来,晚上见面对我带过来一个开发区朋友,听我讲到没有遗体的追悼会不知该如何写,那位朋友立即说:我的一个同事在2002年5·7空难中去世,开追悼会时局里给造了一个塑料假人。那个晚上我激动不已,仿佛沈阳的朋友专门为我而来,专门为我带来开发区的朋友。因为当张展的父亲变成塑料假人,荒诞感使张展开始追问父亲究竟是谁?

——追问父亲是谁,这是张展自我救赎的全新开始。

我一直觉得,张展的形象原本就在那,在一块岩石下面,而某种神秘的契机让你来发现他,开掘他。就像我原本没想写这部小说,却有一个朋友在后边始终不渝地追着我。

现在,我不得不说,感谢张展,因为是他,引我爬上一个高原,那里虽然空气稀薄,但他让我看到了平素看不到的人生风景。

『他』就在那
□孙惠芬

■第一感受

离开「新诗」,走出「孤岛」
□刘涛

■短评

向草木借取灯盏

照亮前行的路

□李一鸣

新诗与新时期诗,是现代性形态的诗,是“孤岛”状态的诗,是不同于古诗的“新诗”。明白时代,于诗歌变迁大势及问题了然于心,由是清楚自身使命和其诗歌定位。反抗“现代性”是李瑾的追求,走出“孤岛”是其诗歌的品质。如何走出孤岛?须有整体性判断,生年虽不满百,但可常怀千岁之忧。地势各样,何必是岛?岛有千万,岂能为孤?走出“孤岛”,具体到今日而言,关键须明白中西之变与古今之变,进一步还须明白“我”在大变中的使命和定位。

李瑾的诗集《孤岛》即是具此志向的作品,虽卷分十一,页有九百,关键词只是:古今、中西、我。

先言古今。卷一新寓言,内有《易经第一卦新解》《尚书·小令》《公羊春秋编年注》《诗经·动植物微心情》《庄子游》《孟子别裁》《楚辞·我读》《水浒自述》《岳飞年谱》《世说新语》《山海经》等诗。李瑾以诗歌形式谈对经典的认识及对相关人物的理解,最见功力。卷八“中国传”所涉圣贤有周公、孔子等;艺术家有王羲之、颜真卿、徐渭、董其昌、黄公望、倪瓒等。如何为中国立传?各有谱系。每个谱系基于自身立场,譬如儒家有儒家的谱系,道家有道家的谱系,佛家有佛家的谱系。李瑾的谱系为:圣哲以周公始,以儒家人物为主,是由可見其立场。文学家谱系为:屈原、司马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古龙等,大致可知其文学趣味。

次言中西。中国向来只有古今问题,譬如如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晚清以降中西问题逐渐兴起,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因此,今天局势复杂亦因此。卷十名“西雨浓”,内有荷马、但丁、雨果、卡夫卡、昆德拉、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聂鲁达、拉斐尔等,即涉李瑾对此变局的理解。

再言“我”。卷二“苏醒,或歌于某处”、卷三“一个人的醉”、卷四“骨钟”、卷五“渡渡鸟”、卷六“私人水域”、卷七“空中人”、卷十“卿鱼曰”等,是“我”之诗。中西、古今问题虽为当今时代根本问题,但终要落实到“我”身上,可常反省“我”动而应时否,发而时中否。观这些与“我”有关的诗,可知李瑾的志向与气象,对他人亦可有丰富的认识。

李瑾说:“我不是一个诗人”,又说:“慢慢我发现,古诗养人,新诗伤人,长此以往,有点敏感,于性情不利。”又言:“纵然在资讯时代,依然身处孤岛:我们虚构了痛苦,却忘却了人生。”“新诗”是现代性的产物,“新诗”人是现代性状态的人,写之或读之非但于人生无益,甚至使人性情乖张。古诗强调,有诗人而后有诗,诗歌是诗人的自然流露,诗人具节制的美德,诗可以调和情性,使人温柔敦厚。李瑾反对“孤岛”般的新诗,心仪腹腔者乃通达的古诗,他的诗作提供了走出“孤岛”的可能路径。

生活中,许多人习惯了昂首前行,对低处的草木视若无睹,即使偶尔俯身关注,亦是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有着惯常的优越与矜持,而刘学刚的《草木记系列》散文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他把低处的草木置于精神的高地,虔诚地观察、贴心地凝视、细微地体认。在他心中,寻常草木内蕴自然的美好精神和处身的智慧,人类应该沿着植物走过的路,向草木借取灯盏,照耀前途。

刘学刚细致耐心地记录草木绿色的呼吸和芬芳的笑容,为一朵小花沉思,向一小丛草致敬。在这个红尘滚滚、市声喧腾的时代,众多急急赶路,随波逐流,而作为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写作者,刘学刚选择了逆着人群的方向,就像一枚树叶从树梢退回树根,一个中年复归婴儿,回到楚辞的香草时代,回到诗经的草木王国,回到本体本真、纯粹纯净的审美母胎。

我们曾阅读过多少描写植物的文字。明朱橚的《救荒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多从植物属性、实用价值出发,帮助人们认知植物,

都市轰轰烈烈地发展着,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向它的四围疯狂地蔓延。越来越多的乡里带着渴望,带着憧憬到都市里寻找他们的梦,那梦里的生活比起自己的日子热闹得多,精彩得多,花哨得多。在他们进城的时候,丢了土地,丢了乡下留给他们的一切。

近年来,农村题材的作品有不少力作,但是,它们的着眼点往往不在当下,或者是从久远的生活中挖掘过去的原始根性,或者是进城后的农家子弟对家乡、亲人的感恩和留恋。很少再有人实实在在地把笔、把心扑在那片正在行进着的土地上了。

事实上,作为中国人生存方式的重要部分,农村依然大片大片地存在着,既然那里还有很多人在生活着、痛苦着、快乐着,那么,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一些生动的存在,就应当被关注、

感知茎叶花果的用途。这些著作固然在语言、叙述、说明上具有独到之美,但多属科学范畴。而张岱的《植物部》、汪曾祺的《草木春秋》,则洗练疏朗,在描摹寻常植物中,寄托幽微的情思,读来回味无穷。当代描写植物的作品可谓多矣,其中许多文章往往停留在对草木绘形绘色的描写上,浮泛于外表,而未切入内心;更多的写作者则把思维之耳侧向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大声响,惟独不见他们倾心贯注事物微小而惊心的生长,用心感觉日常生活本来模样。透过刘学刚纵横捭阖、摇曳多姿的文字,我们看到那些寻常的草木不仅仅仅是植物,更是值得人类尊重的生命个体,是文学世界里的另一个自己。此间不仅涵蕴深切的悲悯,宽厚的抚慰,大地庄严的道德,生态自有的伦理,更有一草一木的生命智慧和对人类不同凡响的意义。

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说,“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土地的肥沃,动物的魅力,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力,令人恐怖的开端与再生,爱情以及对舞蹈艺术的心醉神迷,部落里最普通的劳

动。”刘学刚的散文也在树立一种植物主义,他力图将自在的土地上那看似卑微的葳蕤生命容纳到内心深处,以更可接近于事物的本色,对抗时代的失衡、世俗的紊乱、懵懂的清浅。刘学刚常常将柔软的笔触探向那些被人冷落的植物,尤其是被锄头、铁锹、镰刀驱赶和杀戮的草木。他充分肯定这些鲜活而生动的生命为大地的繁茂付出的努力,他坚定地认为,人们应该在植物的根系上生长幸福的笑容,从容地展开各自的时光序列。他也忧心于被钢筋水泥的方阵隔离的植物,蜂飞蝶闹的场景全然不见,它们看上去那么无助,那么孤苦伶仃。这里有着对人类社会的委婉批评,有着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来探求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他书写的是植物的美质,探求的是宇宙的精美秩序,从而把植物的抒情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区别于法布尔《昆虫记》中为昆虫说话、和昆虫做朋友,也区别于中国古代诗人借物喻人,花草言志,在草木中寻找灵魂突围的出口。刘学刚把植物继续往上推,使其成为照耀现实生活的灯盏,唤起

对人类灵魂的拷问。“这种野草喜欢生在村旁、路边、河畔,瘦弱的顶端竖着三四枚带倒钩的短刺,这冠毛摇身一变而成的短刺,形同鬼魅一般,粘在行人的衣服或动物的皮毛上,巧妙地实现远走他乡繁衍种族的伟大理想。如此精妙而又完备的播种方式,让我们惊奇不已。”(《鬼针草》)刘学刚的写作有他的胸襟与气度,他的植物作为充满智慧的生命个体,是走在人类之前的带路者。当植物在生命中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写作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刘学刚博大的世界观,展现着一个植物主义者认知自然、进而理解自身的心路历程。他写一种学名叫狗尾草的植物,他的故乡称之为“毛谷英”:“锄头的勤劳和它的顽强不无关系,它越顽强,锄头越勤劳,一遍一遍地铲除,等谷子沉甸甸黄灿灿了,还是有毛谷英探出一些茸茸的小穗,扮个鬼脸。”是的,每一种植物都是大地的物产,是造物主对世界的奉献。作者以对植物的深沉理解,在文学、哲学和科学的三维空间里,建构起自己的草木理想国,呈现着无与伦比的美丽。

谁还记得乡村的风景

□李晓虹

经少有人关注的地方。

假如没有进入文字,这里的生活就在沉默中行进,在沉默中逝去。一些人在这里无声无息地生长、壮大,直至死亡。但是,这里有记忆,也有心灵的鸣响。所以,我常说,这种时候,那些还在关注着底层、关注着沉默的大多数、关注着正在消失的乡村和乡村中不幸的人生、关注着普通人身上的美好品质的作家与作品,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可以感受到一种情怀,一种由爱而生的拳拳之忱。

这些年,周伟正是用年轻的心、用诗意的眼光充满感情地写着父老乡亲,同时,他也将文化的根须扎在乡下。他不断地在这条路上跋涉、思考,用审美的眼光留住那些曾经拥有的和即将离去的,在新的精神高度上展开现实和内心的世界。从乡村的昨天写到今天,更向未来敞开。